

繡像小說



第六拾叁期

KDC72/0209

繡像小說第六十三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八回 繡像

感知已卽席談詩

膺重聘還鄉擺闊

第九回 繡像

賢主嘉賓縱談吏治

卻金返璧杜絕賁緣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五回 繡像

大令養癰幕友緘口

匪徒雪恨鄉董毀家

學究新談

吳蒙

第十四回 繡像

遇同學鍼砭膏肓

禮學生交通情誼

市聲

姬文

第十四回 繡像

工師流寓出怨言

與夫惑人用巧計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二十六回

貧富不均興嗟末俗

壽夭靡定允賴良醫

苦學生

第一回

觀蟻陣感生黃種

泛鯤瀛心羨青年

第二回

破家產求學渡重洋

擬官腔沿途遭白眼

感如
已即
吟詩

世界進化史
第七回
續前



商務印書館印行

萬雲山

就大
希遠
卿攝
澗



第八回

感知己卽席談詩

膺重聘還鄉提鬧

惺 菴

却說姬又丹做了三場的錦繡文章。本不作第二人想。如今落第。正是滿肚皮的牢騷。幸虧遇着楊尙書。算他知己。還可稍慰寸衷。素來的志向。是激昂青雲的。那肯攀附豪貴。希寵梯榮。偏偏碰着了新貴賂尙志。只以爲他趨炎附勢。也合自己一般。冒冒失失說他有楊尙書提拔。功名當在自己之上。又丹不覺勃然大怒道。你當我去巴結楊尙書麼。是他榜發後。搜着我的卷子。覺得我抱屈。請我去談談的。我們纔算得文字之交。那有一毫勢利說得上呢。尙志嚇了一跳。要待翻臉。却因自己總算得意的。人他究竟差了一級。況且他是座師的得意門生。不好得罪。只得陪上笑臉道。弟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公何等樣的人。楊尙書要巴結又公。還怕巴結不上哩。那有反去巴結他的道理。是弟失言了。又丹聽他這幾句話。纔把氣平了下去。轉過臉色。大家飲酒。盡歡而散。次日。是李無諸借座松筠草堂請客。一班名士都到。又丹也在裏面。當下諸名士見面。又丹忽發感慨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昨兒我遇着了兩位新貴。他竟道我貴。

緣楊尙書。你們說奇不奇。時煦齋道。這必是不堪的人。又丹道。這兩人倒還薄有虛名。不是甚麼不堪的。你試猜猜看。煦齋猜了半天。說出幾箇人來。又丹道。都不是。韓人鑑道。必是姚子猛吳寶如。又丹道。你是在名次上面着想的。還不是哩。就是那虎臣尙志人鑑道。虎臣呢。沾沾自喜。倒還罷了。尙志是滿面孔的老虎班知縣。難怪其然的了。又丹道。舉人進士就應該這種人中。他們津津有味的像我們。就算中了也沒什麼用處。無諸道。又丹這話也太矯情了。科名是人人要得的。如其不然。爲何幾千里路的趕進京來。難道真箇走馬應不求聞達之科嗎。說得大家都笑。又丹不好意思只得說道。我倒並不是矯情。實在恥與噲等爲伍。至如進京來。也有我的私見。以爲我們三年一次。借着箇名目。會會朋友。也是好的。老實一句話。我們雖不中進士。一年到頭。處的是督撫大幕。一般拿人家幾千銀子一年。還要參預幾樁國家大事。論不定造福於民的。比那傲倖得了功名。到處鑽營。覓那一差一缺。身分應高多少。仔細參來。應該我們驕人。他們就不配對着我們。使出那樣子纔是。鄭百豪道。豈但他們不配。就是一箇京城裏。那班戴紅頂子的老頭兒。拿出他那八股試帖大卷白摺的本領來。合我們學問上比較。也應汗顏。然而他們毫不知媿。到底還是沂公。知道好歹。就論他愛才一端。我們也

該嚮往他的。又丹點頭道。那自然士得知己。可以無憾。我從前天見了沂公。回寓後發不盡的感慨。因隨手拈韻。成了兩首七律。百豪道。又丹詩是酷摹老杜。必有佳句。請教請教。又丹道。我久不作詩。律都不細。不必貢獻了。百豪定要索觀。又丹只得向無諸要了筆硯。獨自一箇。坐在那裏寫。當時酒菜擺齊。大家入席。又丹寫完兩首詩。然後入座。百豪接詩在手。且不就讀。舉觴連飲幾杯。又叫各人乾了一杯。這纔讀道。三春別夢。滯京華。閒倚空庭。數落花。滄海有珠都化淚。驛橋無壁可籠紗。入時眉樣從人學。得意蹄聲聽客誇。輸與淮南雞犬笑。九還丹。候總應差。雄文誰說似。相如遲我三年。校石渠人海相逢盡。豪侶周南。留滯獨愁。余牽衣兒女。頻年別。囊筆江關。往歲居。惟有金鑊能刮目。虞山仰止老尚書。讀罷。互相讚賞。又丹就索和詩。各人答應和韻。席散無話。過了幾日。果然都有和詩送來。又丹一一拜讀。只不過應酬之作。沒甚真切句子。也就掠過一旁。次日。便是韓人鑑動身。要到高麗國去了。又丹替他餞行。却在韓家潭喫了一桌相公飯。人鑑有留別諸人的詩三首。誰知又丹的詩。已被他叫的相公雲雲讀得爛熟。當筵能背誦出來。又丹大喜。便把自己的扇子。隨手抓一枝破筆。拉拉雜雜。把詩寫上。送給靄雲。靄雲得着這把扇子。請安謝了。珍如拱壁不多幾日。諸名士紛紛各散。

只賸得百豪合又丹二人。百豪是要到河南就撫幕去的。又丹想起舊館居停。那種蓄刻脾氣。正思改就。可巧楊尙書找他合百豪進去談天。又丹微露沒館爲生的意思。楊尙書道。事有湊巧。筱軒託我請一位辦摺奏的朋友。我原想你二位裏面薦一位去的。百豪呢。他是保岑倚重的人。料想不能脫身。還是你去罷。又丹暗自歡喜。却不肯露出來。故意辭道。廣東瘴癘之地。門生倒也不懼。只是筱帥爲人精細。恐怕不能投契。楊尙書道。筱軒倒不是尋常督撫。你去贊助他。倒能做幾樁正經事體。廣東官場的積弊。你是知道的。勸他第一從嚴整頓纔是。又丹唯唯。楊尙書還有許多應酬。況且就要去拜張筱帥。當下送客。又丹回至寓中。次日一早。就是廣東巡撫張筱帥來拜。又丹請見。畧談幾句。筱帥就是十分佩服道。吾兄天才瞻逸。兄弟是久已聞名。前天楊尙書說起。吾兄不嫌屈就。兄弟十分欣幸。又丹謙遜一番。筱帥叫家人捧着一百銀子的聘金。關書遞上。又丹看是每年二千四百銀子。按月致送。當下大喜。就把關書放在茶几上面。銀子也擺着一邊。說道。迂腐小儒。何勞重幣。既承大帥見愛。只得應命。筱帥大喜。就約定後日出京。又丹道。晚生還想回家。料理些俗事。直到廣東便了。筱帥道。也使得。只盼吾兄速來。兄弟到任。就有許多要緊公事。要煩大筆的。又丹應允。送客後。不免照例回拜。

次日一早。又丹合百豪同出京城。百豪自回河南。又丹到得上海。便有許多舊朋友。請他喫花酒。碰和。接連酬應幾天。不敢多耽擱日子。便搭小火輪回到蘇州。與妻子見面。他妻楊氏。也是箇世家小姐。知書達禮的。那時又丹入都會試。不免朝占鵲喜。夕卜燈花。以爲丈夫必然扛了箇大魁回來。誰知榜發後。蘇州城裏。中了五位。只沒有姬又丹的名字。楊氏不勝懊悶。等了一箇多月。還不見丈夫回來。只得叫人到外面去拆字起課。都說人是平安的。還有些財氣。要回總在五月半邊。楊氏將信將疑。端陽過了。月半將臨。這時天氣甚熱。楊氏起遲。正在梳洗。外面打門聲響。又丹回來了。挑夫放下行李。擔子原是大半書箱。比出去時。又添了四隻。又丹失意而歸。楊氏並不埋怨。飯後。女僕回道。家裏油米都沒了。須要去買。楊氏眼望着又丹道。你出去時。賸下二十塊錢。用到如今。早已沒有了。幸虧我娘家去借了五十塊錢。纔得過去。我們親戚朋友。應酬很大。你館地。只不過寄到二十元一月。那裏夠用。今兒是一箇錢都沒有。怎樣呢。我又不好意思再去借錢。我哥哥家計。也是很艱難的。又丹道。你請放心。我回來時。楊尙書送了我二百銀子。廣東撫臺。又是一百兩的聘金。我回家盤川。只用了六十塊錢。還有二百銀子沒動。那一百銀子。去了四十多兩。還有五十多兩哩。足夠你用的了。再者廣東撫

臺請我去辦摺奏。每年二千四百銀子的東脩。我想接你去。一家同享安樂。只是那裏的情形。我也不知如何。且去看看。再來接你們去。楊氏聽他一片話。說得錦上添花。不由的心下大喜。道：「怎樣的你認得這些闊人。覓着這般好館地。不是比中了進士都強麼。我姪兒家裏。因爲中了進士。還在那裏打飢荒。要匯銀子到京去給他用哩。這麼說來。我們樂得找現成的錢用。又丹笑道：「我們當名士的人。只愁人家不睬。要是看得起我們的。一千八百的銀子應酬我們。我們也不放在眼裏。話說到此。却好他舊東家寄信來催他到館。又丹折信看時。也沒有慰藉他不中的話。只說署中公事。堆積不少。請他從速到館。又丹怒道：「這人也太不懂交情了。我去年向他支三箇月的東脩。指望必成。把來湊做家用。他竟不肯。這時又來催我。可惡可惡。論理我可置之不復。只是趁這箇當兒。辭館有詞。楊氏道：「你也不好得罪他。究竟是舊賓東哩。又丹道：「什麼舊賓東。他要我辦事。就是舊賓東。不要我辦事時。包管認不得我。楊氏見他怒氣勃勃。不敢則聲。又丹把帳箱打開。先拿贖的五十兩銀子取出。交給楊氏。然後把文房四寶擺在桌上。伸紙寫了復信。他本來下筆便說得圓轉。所以那封信。只算婉辭。寫完。叫人寄去。楊氏夫人替他。把銀子兌了洋錢應用。老媽們見有許多銀子。覺得主人家道從此寬裕。

神色之間也就獻出巴結的樣子來了。又丹次日就去拜客。蘇州城裏大紳戶是不少的。又丹雖沒都認得。却也認得幾家紳士。要知又丹就廣東撫幕的事。自有人傳說到家鄉來。那些紳士見又丹處闊。館就要算得闊人了。況且廣東是好省分。將來子弟難免指捐廣東。還好得他照拂。不能不燒燒冷。因此到處逢迎。今天請喫酒。明天請聽戲。這時蘇州城外青陽地。已經開爲日本租界。也就仿照上海樣子。闢了馬路。一直通到閩門。有些戲館酒樓。開出來了。原來蘇州有錢的多。平時閒着無聊。還要叫隻燈船。河裏蕩蕩。游游什麼留園等類。現今馬路初開。那有不去逛的理呢。只是局面不大。比不上上海十分之一。因此鬧忙了幾天。大家興盡了。遊人漸漸稀少。馬車雖有。就只生意清閒。只消兩角洋錢。兜箇圈子。還要沿途攬主顧。還沒人睬他。又丹回來。自然要作成些買賣。就合幾位紳戶。劉筱山。徐子石。閔仲文。祝如松。特特爲爲到馬路上去坐馬車。叫了箇妓女金翠娥。擺了一檯花酒。盡歡而散。次日就是祝如松請客。僱了一隻燈船。備菜叫局。熱鬧一天。就便逛了留園。又丹題詩填詞。忙了三四天。那些詩詞傳出來。一班公子。覺得他詩詞香艷無比。都把來抄下。買那泥金面的摺扇。請京城裏告假出來的翰林恭楷寫上。拿在手裏。覺得時髦不過。又丹留戀家鄉。不知不覺。已是二十多

天了。一日正在燈船上打牌。忽見隔壁的管家阿四沿河找來。叫道。姬老爺。你家有一箇電報送來。因爲沒人能寫收條。局裏的人把電報帶回去了。又丹喫驚。忖道。這定是廣東張撫臺打來的。只怕事情有甚變卦麼。我不好不回去。想罷。便要起身。衆人留住道。你何必急急。這時打回電也來不及了。自然喫過晚飯去。又丹不肯。無奈衆人竭力挽留。只得喫過了晚上那桌酒。這纔回到公館。楊氏道。你只知道在外間逛。廣東有電報來。不知說的什麼。你不在家。他把原電拿回去了。誤事不小。又丹道。不妨。他不過催我到館罷了。楊氏道。正是。你也應該快去爲是。又丹道。你如何也催我動身起來。楊氏道。家裏沒錢過日子。不是頑的。我是說的正經話兒。又丹笑了。二人一宿無話。次日。又丹趕到電報局。把收條給他驗了。取出那封電報來。當時繙出。果然催他趕卽動身的電報。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賢主
嘉賓
誼遠

世界進化史
第八回
蘇海

商務印書館印行



1001/1002

却金返璧絕黃腸



世界進化史

第九回

賢主嘉賓縱談吏治

卻金返璧杜絕夤緣

惺 菴

却說姬又丹接着了廣東電報。不敢怠慢。連忙打了覆電給張筱帥道。剋日登程。這纔回家整頓行裝。就有許多來往的鄉紳。得着這箇信息。替他餞行。一日中來有五六張知單。又丹一齊辭卻。他娘子叫人在館子裏叫了幾樣精緻的菜。當晚給又丹送行。雖說暫時分手。也覺悽然。次日又丹便搭了小火輪船。仍往上海。可巧廣利船開。又丹趕上了。不消四五日。已到廣州。張撫臺早已料定他日內當來。就派員在碼頭伺候。幸而那委員很能幹的。見又丹箱子上貼的封條。猜準是他。趕上來問信。果然是的。委員便叫撫標親兵。替他把行李等件擡入衙門。又僱了一肩四名夫的藍呢大轎。請又丹坐了。直入撫臺衙門。在花廳上坐下。筱軒知又丹已來。隨卽衣冠而出。寒暄一回。筱帥道。廣東官場的弊竇。兄弟久已聞名。如今既到此間。不免懲治一番。兄弟雖到任不上半月。已經訪聞着某令爲着沙田的事。侵吞了若干。某守爲着番攤的事。得贓不少。某處鬧崖鬪。傷人甚多。某令不問。某處強盜打劫富戶。某令不去躡緝。這些府縣。都當從嚴

參處就煩大手筆一辦。又丹唯唯。隨口恭維他幾句。筱帥甚是得意。當晚治酒。合又丹接風。請來陪的。都是文案上幾位拿手的委員。他們在省候補久了。熟悉公事。又丹一一請教姓名。一位府班。是尹養泉。一位同知班內閣中書。截取出來的。是陸子同。一位大挑班知縣。是儲珥卿。一位即用班知縣。是馬仲山。科分都是很老的了。又丹向來目空一切。不大理人的。這回出來就館。只得把架子放低些。合他們隨和應酬。只是又丹的大名。已震動各處。又經筱軒滿口揄揚。屬員耳朶裏。都灌輸了姬又丹三箇字。直把他的分位。合撫臺一般看待。不但敬重他的才學。還敬重他能在撫憲面前說話。哩。因此這文案上幾位老先生。你一句。我一句。都是恭維又丹。帶着還要恭維筱帥。又丹只是謙遜。不免也學他們。回敬幾句。列位要曉得。會恭維人的人。就是會挖苦人的人。往往有當面說得極好。一轉背。就罵他的。還有看見這人得勢十分。恭維等到他跌下馬來。便極口的譏諷。他世路上像這樣的人多。却被又丹猜透了。原來又丹雖說使足了名士氣派。他究竟是清寒出身。一晌閱歷久了。那人情世故。焉有不懂得。所以見他們拚命恭維。知道這班人心懷不良。將來要自己好看的。那敢信以爲真。只得淡淡應酬他。順口回敬了幾句。筱帥呢。并沒請教過。又丹的筆墨如何。會那般佩服。出了幾

千銀子。一年還要當他上司般的伺候呢。這都是官場的老秘訣。只看紅黑。因又丹是楊尙書的得意門生。那楊尙書又是箇愛才聞天下的。知道他待門生合子姪一般。此番請姬又丹。就分明當他楊尙書的子姪請的。敢不致敬盡禮嗎。古人說得好。道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又丹的本事雖好。要沒有楊尙書吹噓。那有今日。閒話休提。再說筱帥合又丹席間暢談了廣東許多情形。席散各自安寢。次日又丹拜訪各位同事。合文案上那班委員。不消說一齊來回拜。文案上又請又丹喫局。又丹趁勢打聽了廣東官場一切情形。是日回到書房。提起筆來。把那特參各員的摺子做好。自己讀過一遍。忖道。這樣的當行筆墨。也不枉得他二百銀子一月。摺稿送了進去。筱帥閱過。便交內文案照繕。自此又丹就在廣東撫署辦稿。賓主十分投契。他做的摺子。拜發上去。同時罷職的。倒有十來箇人。府縣班裏。就如青天上打下了一箇霹靂。都傳說張撫臺實在風厲。有一位從前極紅的知縣。姓虞名艾。表字子陽。歷來署過大缺。香山潮陽等縣。都曾做過一年多。手裏很有幾文。這時被筱帥撤回在省。不知禍福如何。他合儲珥卿相知多年。不免託他探問筱帥的意。珥卿道。兄弟是實在不能幫忙。除非姬又丹先生一言纔能有用。撫憲就只聽他的話。子陽道。不錯。兄弟也知道。只是姬先生見面不易。聽

說有些道府去拜他。都避嫌不見的。珥卿道。不然。你合他是同鄉。你只便衣託大師那裏的。蕭二爺領進去。他包管見你。子陽領教。當即找着蕭二爺。原來這蕭二爺正是子陽的靠山。說明每年送他千數銀子。算箇長椿的買賣。蕭二爺樂得使他的。只恨這張撫臺不聽他們的話。外面生意。差得許多。就只能小小不言。通箇信。叫人家防備罷了。這天撫臺拈香回來。起得太早。有些困倦。到上房睡覺去了。蕭二爺閒着沒事。在自己房裏。把一付象牙牌斬五關。見虞大老爺走來。起身讓坐。子陽是合他如兄弟慣的。那有不坐的理。談了一會。子陽把隱衷告他知道。蕭二爺吐舌頭道。這姬師爺。你那裏見得到。他是終年不肯合衙門外的人見面。道府大員拜他。都擋駕不見。你如何見得到他呢。除非兩司。或首道拜他。還許請會。他架子真大不過。人家專誠拜了他。他連回片都沒有的。子陽涎着臉道。你說得那般利害。我是合他同鄉。素來認識。你須替我想箇法。把銜片送上去。只說我沒甚事。不過因爲同鄉。紋紋舊的。蕭二爺躊躇道。既合他是同鄉。作興肯會。也未可知。把銜片給我。我合你去碰碰看。子陽大喜。靴統管裏取出銜片。遞給蕭升。蕭升找着了伺候。姬又丹的家人吳福。把子陽來意述了一遍。吳福進去多時。出來說道。師爺這兩天感冒。不能見客。既是同鄉。將來得空。再來相請罷。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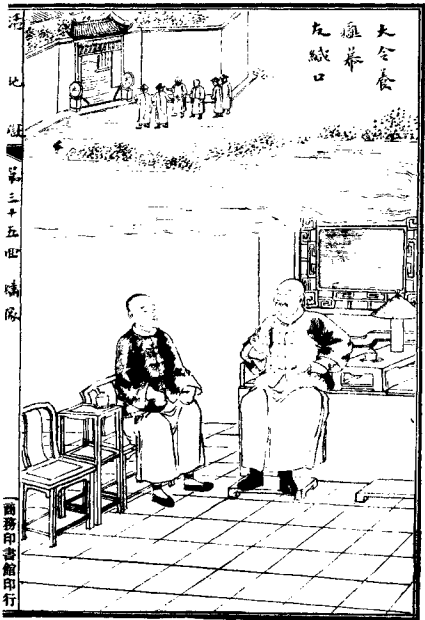
升情知是假。只得退出。回到門房。子陽兀自坐在那裏靜候。蕭升道。何如。我說他不肯見的。因把吳福的話述了一遍。子陽無奈。只得謝道。倒要二爺費心了。匆匆走出。又到文案上儲珥卿的房中。珥卿道。這事如何。見着沒有。子陽道。不要說起。他連同鄉都不肯會。說起來。兄弟還合他關點親。只是這些罷了。珥卿道。既如此。我正要請他喫飯。順便請吾兄陪客。只是見面後。倒要留心。看他眉眼。用話探問口氣。他要肯出力。沒有不成的事。子陽大喜道。能這樣是好極的了。只要會面。兄弟總能說得動他。珥卿笑道。吾兄要沒這副口才。在候補場中。那能這般得意呢。子陽道。老哥哥也說這句話。實在冤枉。兄弟縱然署過幾次缺。只是從前賠累太多。彌補不上。要有碗飯喫。早已回家享福的了。珥卿道。說頑話罷。你就這麼當真。子陽辭別出去。過了幾日。果然珥卿請他喫飯。子陽甚喜。以爲今天必然見着姬又丹的了。誰知是日又丹因有件要緊公事未完。仍不能來。一桌酒幾箇不相干人喫了。不但子陽沒趣。連珥卿也覺掃興。直至珥卿第二次請客。又丹方到。子陽趕忙上前請安。又丹問起來。纔知他就是前番那箇同鄉來拜過自己的。又丹道。實在失迎。那天兄弟正患傷風。頭都擡不起。不然。老同鄉來。豈有不請見的理。子陽道。不敢。早知師大人來。應該過去伺候。只爲撫憲關防甚嚴。不敢冒昧。

求見。廣東的風氣不好。動一動就有謠言生出來的。卑職不得不避這箇嫌疑。又丹道。倒是老同鄉明白。兄弟也爲着嫌疑。所以平時戚友。都輕易不敢合他見面。其實不在乎這上面的。彼此心照便了。子陽忖道。呀。我沒行過春風。那裏來的夏雨。總要很很的應酬他。纔能濟事哩。不言子陽兀自躊躇。且說又丹所爲周旋同事來的。見珥卿請了箇候補縣在裏面。很覺不樂。喫過頭菜。託言公事未了。告辭而去。珥卿不知就裏。只得送他出去。子陽還當是他心照不宣。回到家中。檢出極貴重的四色禮物。一是海南土奇楠香朝珠。一是翡翠翎管。一是碧霞犀嵌的帶扣。一是霽藍瓶一座。本想送他端州水歸洞魚腦凍的硯臺。怕他初到廣東不識貨。因此改送了這箇霽藍瓶。價值也有四百兩銀子。子陽又怕珥卿見了眼熱。就託蕭二爺轉了箇灣送進去。又丹覺得遣人送他禮物。突如其來。不覺大怒。登時呵斥吳福道。那箇叫你拿進來的。這種贓物。快些交給來人。叫他打斷了這箇念頭。再來麻纏。我是同撫臺講的。吳福雖然得了門包。見主人動怒。那敢遲留。連忙把四物退還來人。連自己的門包也一并退還。蕭升覺得沒趣。合子陽說知。子陽面如土色。心裏恨極這箇姬又丹。却不敢露出一句。只得把這四件禮物收回。那給吳福的門包。也被蕭升笑納了。不說子陽動氣。再說又丹把子陽的

禮物却退。心中甚是得意。暗道。我這般做品。料想筱帥耳目甚長。總會知道的。轉念一想。道。不好。他送我這禮物。是蕭升遞來的。我正言厲色的却退了。難保蕭升不動氣。不要被他。在撫臺面前誣。我。還是我當面合撫臺說明。免得黑白不分。想定主意。就問吳福道。今天送禮的名片。可就是虞艾麼。吳福道。正是他。回師爺。這四件禮物。值一千多銀子哩。師爺退給他。有些可惜。又丹變色道。哇。狗才。不許多說。口裏這般罵。心上却真有點兒肉疼。忖道。只那一箇齋藍瓶。我在京城裏。也沒見過。就是楊尙書喜頑骨董。何曾有這種上好的齋瓶。那清華齋舖子裏舊磁。自然不少。他那一箇齋紅瓶。討價一千兩。也及不來這箇。他們紅州縣家裏。真有好東西。可惜這時送得不巧。再等幾年。我脚步站穩了。他再送我不遲。也不是假手於人的事。虞子陽該當倒霉了。正在暗笑。忽然吳福叫道。大人下來。打起軟簾。筱帥踱到。又丹書房裏。又丹起身相迎。筱帥道。法人的交涉。倒算辦完了。好費唇舌。請替兄弟把這事起箇稿子。奏進去。另外把爲難的情形。寫封信給外部柳尙書罷。又丹答應了。二人又商量一回。這纔定見。又丹趁勢道。廣東官場。果然是賄賂公行。昨天有箇候補縣。居然膽大。到此地來送禮。被晚生斥退了。這人素沒交情。只不過在瑯卿書房裏會過一面。筱帥道。應該把他名片禮物扣留。兄

弟要辦這麼一兩箇。以贖其餘。又丹道。晚生也是這般設想。只爲他是同鄉。不免容情。沒有扣下。筱帥道。看什麼禮物。他要是爲鄉誼分上送來的。老夫子倒該受他的纔是。又丹道。決不是。他合晚生毫無交情。不當送這分重禮。筱帥道。老夫子一清如水。究竟學問深純。道德自然加人一等。自此筱帥很佩服。又丹清廉。又丹送出筱帥。便去構思。替筱帥把那摺稿及信辦好送去。一宿無話。次日筱帥會客。原來就是學臺。這位學臺。姓余名淇。表字鈞甫。本來極有文名。後來點了翰林。拜到一位關侍郎。做了老師。因此資緣放差。第一次就是浙江副主考。第二次便放了廣東學政。雖說官階尙小。他却頗有奧援。因此筱帥待他十分客氣。他來拜時。就請花廳會面。鈞甫道。聞得姬又丹先生在老前輩幕府裏。可否請來相見。筱帥十分欣喜。就叫人去請。又丹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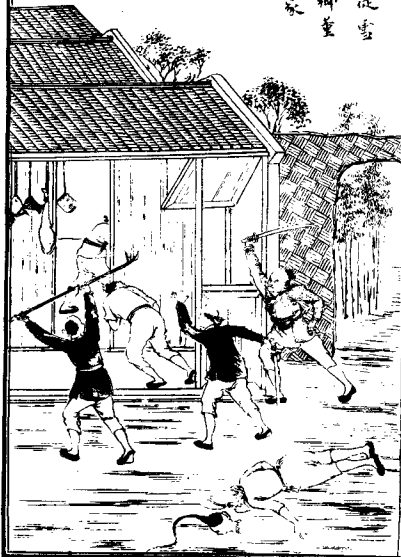
大令食
癩恭
左賦口



江
地
第
三
十
五
回
續
家

商務印書館印行

匪徒雪
恨鄉董
復家



活地獄卷之七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五回

大令養癰幕友緘口

匪徒雪恨鄉董毀家

却說山東泰安府的首縣。卽泰安縣。是山東省第一箇好缺。又是幾省的通衢。地肥美。民殷富。就是城裏城外的名勝。亦就不少。至於民情。却是善惡不一。又是山東的大地方。各路的客籍亦甚多。所以九流三教。上中下三等。人無一不有。這箇缺。既算山東省有一無二的缺。凡在山東做官的。不論實缺候補。都是睜着眼在那裏望。不過想得這箇缺的。非得京裏有大大的奧援。是萬萬不能如願。否則仰仗着孔方兄之力。也沒有什麼做不到。可是一樣。這箇缺的實缺官。却難得到任。因爲上頭要贖出這箇空來。調劑屬員。不能叫他久於其任。不論如何。一年就得更換。硬腳力的。也有連署一年的。可再沒有再長的了。這箇缺。既是千人共指。萬目共覩的。凡化得起大錢。搬得起大帽。無不以此爲目的。且說現在這位大老爺。姓黃名恩厚。本是日照縣知縣。官聲甚是不堪。撫藩都想年終填他。大計他曉得了。他却京裏並沒有奧援。他聽見信息。不曉得怎樣。

活地獄

第三十五回

鬼鬼祟祟的。轉了幾箇灣子。撫臺藩臺。不但。不說他不好。并且。還保舉他。循良。剛剛。泰安縣病故。就把他調補了這箇缺。同寅看了。甚是詫異。却沒有尋到他實在憑據。亦祇沸沸揚揚。敢怒而不敢言罷了。等到部復回來。却就立刻飭赴新任。這位黃大老爺是感恩戴德。莫可言狀。對着人還自己誇讚他吏治好。上頭所以逾格看待他。但自問年紀大了。無心戀棧。不過。憲恩高厚。未便辜負。上游這番栽培。這些話。也是做官的老套頭。任你說得怎樣。人家也不過付之一笑罷咧。如今單說黃大老爺到任後。果然是令出維行。離城四十里地。有一箇鳴鳳鄉。是一箇極大的鎮市。却不在大路上。鎮上有二位鄉董。一位姓鈕。叫必達。一位姓范。叫亦莊。年紀都有四十多歲。家裏也很可過得。山東這邊人。是有錢的最怕生事。大家都是奉公守法。再不敢胡作非爲。只因時候不好。正是裁撤綠營。改練新式洋操的時候。被裁的那班人。窮無所歸。就做出些燒香拜盟的事來。久之愈聚愈多。漸漸的氣勢不小。這鎮上有一箇關帝廟。香火最盛。空閒的屋。也不少。這班會匪。就借此爲聚會之所。鈕必達。范亦莊。是箇鄉董。凡事瞞不過他。只因怕他們勢大。奈何他們不得。却時常捏着兩把汗。有一天會裏人來照呼他二人。約定下月初一小聚會一次。十五大聚會一次。便豎旗舉事。鈕范二人一聽這話。直嚇得冷

汗直淋。當時只得唯唯答應。等到那些人轉背之後。兩箇人商議了一夜。便趕緊趁天明。一逕奔到城裏去報案。這天却是二十五日。二人到得城裏。急急的喫了點飯。便一直到了衙門口來。找到了聽差的。便叫他進去回說。是有機密事面稟。這黃大老爺正得了撫臺的行知。是說得了明保。在那裏喫酒稱賀。一聽這話。雖不曉得什麼事。却是大不耐煩。就吩咐傳話出去。叫他們補呈子堂見。鈕范二人。只得找了僻靜地方。寫了一箇白稟。寫好了。捱到門口遞了進去。却正碰着黃大老爺酒醉睡着。等到酒醒。已是上燈。看了這張呈子。不禁大怒罵道。這班混帳東西。又來生風作浪了。一面抽煙。一面招呼傳伺候坐堂。等到黃大老爺煙癮過足。已是十二點鐘了。黃大老爺坐了堂。鈕范二人帶了大帽子上來。黃大老爺撇着京腔問道。你們既是董事。就應該懂事。不在家安分守己。享這太平的福。却要造言生事。到城裏來胡鬧。難道本縣也是你們戲弄的麼。鈕范二人連忙回道。實是一件大事。不但職員的身家性命。都有關係。就是皇上家的大局。也有不便。所以趕緊到城裏來上稟。黃大老爺呵呵大笑道。莫說現在天下太平。是萬萬不會有這樣事。就是本縣到任以後。政簡刑清。萬民向化。亦斷斷不會有這樣事。你姑且把如何情形。細細的說與本縣聽聽。再定奪便了。范亦莊道。職員鎮上有箇

關帝廟裏面大殿闊大。還有廂房。後邊也有幾間極大的院落。這班人時常聚會。職員查考起來。纔曉得都是一班歹人。近來人越發多了。所商議的事。亦越發沒得王法。職員雖是鄉董。却是居鄉。不敢去得罪他們。碰着機會。常常的勸他們。無奈是勸不醒。昨天又有一箇姓王的來招呼職員。說不日就要動手。旗幟等件。均已預備好了。還有些土槍刀鏞。他們說的。只要大眾齊心。便也不怕什麼。約明了下月初一聚會一次。十五再聚會一次。就便起事。職員恐被波累。所以飛奔進城上報。務請老父台趕緊會營派人。於初一日前往掩捕。決不致於漏網。黃大老爺笑道。胡說。你們到是什麼意思。還是做夢。還是發昏。還是挾嫌。道實在可惡得很。本縣暫且不辦你。然也不能放你出來。把你們押到捕廳裏去。等到本縣派人去查。是實免罪。是虛重辦。鈕范二人急急叩頭道。老父台是這樣罷。只管派人去捉人。要是假的。願甘重辦。但是事不宜遲。萬一他們到初一聚會。不見職員。打聽得職員進城。那時職員二人家裏。大小人口。便一箇不得活命。黃大老爺道。鬼話。鬼話。讓你說得活靈活現。本縣總不相信。他們敢造反。既是你們如此說。我就派四箇差役。先去打聽。順便彈壓。鈕必達道。他們都是亡命之徒。四箇差人。恐怕無濟於事。非得大隊。不能鎮壓得住。打草驚蛇。恐怕無益。黃大老爺道。放屁。難

道本縣做了一世的官。連事情的輕重。都看不出來。反不如你們不成。我也不曉得你們究竟安着什麼心事來胡攪。鈕范二人見此情形。只急得哭道。既是老父台不相信。職員便回家去料理料理。把家口移到城裏來。黃大老爺道。那不能。要是查虛了。你們一跑。我還沒處捉你們呢。鈕范二人異口同聲道。老父台既說是虛。職員情願甘罪。不過職員家小。都在鎮上。老大不便。況且職員也跑不到那裏去。又何必一定押在這裏呢。黃大老爺道。好便宜。我曉得你們誣陷良民。是你們當鄉董的慣技。我正想懲一儆百。難得你們自投網羅。本縣正好借你們辦給大眾看看。況且公堂之上。難道是你們愛來就來。愛去就去。要是有點影響。本縣也不怪你們。要是毫無憑據。哼哼。你們是有來的路。沒去的路。鈕范二人哭求了一回。黃大老爺只是不理。當時就吩咐值日的。送他們到捕廳裏去。又當堂標了一張簽。派了四箇差役。逕到鳴鳳村去查覆。隨即退堂。鈕必達范亦莊二箇人。跟了值差。一路自怨自艾。又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一同到了捕廳裏。少不得又要化上幾箇錢。鈕范二人。又央求值日差。轉託下鄉的差人。早點下去。帶箇口信。如果家眷來得及搬家。早點移到城裏來。如今且按下慢表。且說黃大老爺退了堂。接着老夫子過來談這會事。黃大老爺只不相信。老夫子道。甯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無的爲是。黃大老爺道。像這樣遇事張皇。上頭曉得了。還只當我黃老大沒一點才幹呢。老夫子道。雖是如此。這養癰成患的罪名。也不小。恐怕也擔不起。黃大老爺道。老夫子放心。有事自有教弟去擔。老夫子看見話不投機。就站起來走了。有話卽長。無話卽短。轉眼已是初一。差人也不會回來。到得午飯過後。黃大老爺已經吩咐書辦敘稿。詳革這二位鄉董的職銜。一面叫人傳諭捕廳。格外當心。不要被 he 走了。要等批示回來。把他兩箇人釘鐐收禁。從嚴究辦。可以叫上司曉得他的才幹。是棄山奔於前。而色不變的能耐。那曉得剛剛晚飯喫過。鳴鳳鄉的地保。已趕到了。稿案門上。問了箇清楚。趕緊進來回老爺。黃大老爺纔曉得。這天關帝廟。果然來了三百多人。因爲找不到鈕范二人。打聽起來。知道他進了城報案。那班人恨極了。就大家議論一箇辦法。剛剛這四箇送死的差人過去訓斥。不料只說了兩句。已是說翻。當時上來七八箇人。兩箇伏伺一箇。用小擔子擱了一箇透明。大家又喫了一回酒。便一唱百和闋起來。擁到鈕范兩家。見一箇殺一箇。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共二十九口。一箇也不會留下。所有的物件。一齊搶光。臨行還放了一把火。燒成一箇平地。遂卽呼哨而散。又找別處去聚會去了。黃大老爺一聽這話。大喫一驚。道。這還了得。難道這些人。真不要腦袋麼。但這件

事鬧得太大。又是二十九條人命。如何隱瞞得住。躊躇不得主意。又因爲前番把老夫子譏諷了幾句。又不便去下氣求老夫子。然事到如今。一無法想。只有老羞臉過來。找老夫子。求他出主意。老夫子也是抓耳撓腮。做聲不得。黃大老爺只得吩咐先把鈕范二人放了。也沒對他說什麼。二人也不知就裏。自打那天上來。被押在捕廳裏。受了一肚子悶氣。又被捕廳訛詐了幾十吊錢。互相埋怨了一陣。仍復急急的趕回家來。非但是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并且是成了一片瓦礫場了。二人大驚。連忙找人去問。纔知道一往的情由。范亦莊鈕必達哭了一箇死去活來。范亦莊只想尋死。鈕必達也是如此。醉如癡的一般。第二天便很巴巴的進城來。同黃大老爺拚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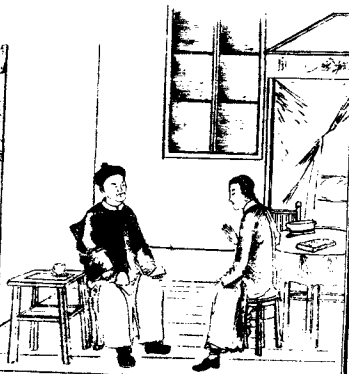
養癰遺患大率如此。一官民上者只圖自己省事。遂釀禍患。讀此回小說者可以鑑已。

黃大老爺幕友尙有人心。惟明珠暗投。未免可惜耳。

此係實事。著者耳熟能詳。故能言之有物。與憑虛結構者正自不同。

活地獄第三十五回終

通學針灸膏肓



學究新說
卷十四
雜錄

商務印書館印行

與世
先交
通情
誼



學究新談

第十四回

遇同學鍼砭膏肓

禮學生交通情誼

吳蒙

却說胡子春因錢謙甫說話中間得罪了朱安儒杜鹿笙二人。見他們都憤憤而出。便也別了謙甫。找着朱杜二人。聚在一處商議。安儒道：「他們兩箇人越發狂妄了。要不辭掉他。我也不姓朱。」鹿笙道：「就這麼辭他。沒得名目。只怕他們不服。勾引學生。合我們爲難。不當頑的。」安儒道：「怕什麼？學生呢？是你我的屬下。再也不敢多事。你要留他們兩人在裏面。倒做了學生的領袖。他們勾串一氣。有許多不便。通學堂裏。只礙了他們兩人。其餘都是我們同志。還怕壓不住學生麼？」鹿笙大喜。子春見衆議僉同。自己的館事。倒有八分拿得穩。自覺欣然。忽見一箇門丁來請安儒道：「朱師爺。京裏來了一位李老爺。要看學堂。現在客廳上坐着哩。」安儒只得趕到客廳。再說道：「李老爺名峴。表字首春。湖北襄陽府人。本在北洋大學堂卒過業。又到外洋去學過政法三年。朝廷用他做了主事。幫着修改法律。這次因事到上海。他合這學堂裏的頭班生伍仲愚是同學至好。特來候他。就便看視學堂。到得頭門口。就見一位老者。約有五六十歲。左手提一隻篋。青籃。」

右手把箇釣魚鉤兒似的繞着溝。沿着牆根。望後面去了。首春詫異道。學堂裏怎麼跑出箇漁翁來了。門丁見首春進來。就引他到客廳坐下。請安儒合他廝會。彼此通了姓名。安儒却不知道他的來歷。首春開口便問伍仲愚。安儒茫然。首春又叫出仲愚的名字道。有位伍聰在這裏麼。安儒道。做學堂沒這箇姓伍的教員。首春道。不是教員。他是學生。安儒道。學生是人數更多。兄弟摸不清楚。等我叫箇人來問問罷。首春道。閣下不是這裏的學監麼。安儒道。正是。首春久慣閱歷。也就不言語了。一會兒家人已到。安儒叫他領着李老爺。到學生臥室去找一位伍聰。幸喜這家人還伶俐。忙道。不用找。伍少爺是頭班學生。住的第一號臥室。安儒道。好極。你領去罷。首春只得辭別安儒。跟着那家人去。恰好這時還沒上課。仲愚在臥室裏撫弄洋琴。見首春來了。多年闊別。的同學。自然分外親熱。正待接談。忽聽得噹噹噹鐘聲響亮。首春道。上課了。我們約定禮拜日再會罷。仲愚一把拉住道。什麼話。我們多年不見。好容易會着了。你如何便去。我們這裏上課。是不打緊的首春聽了。詫異道。怎麼上課是不打緊的。你所來何事。仲愚道。你原來不知道。像那從前北洋學堂規矩極嚴。不上課。便要開除的。我們在這學堂裏起初也何嘗不然。那箇敢曠課一天。自從那起風潮鬧過之後。我們的勢力範圍大了。誰

敢開除我們除却西文課爲着自己要讀不好不上那中文課有什麼道理中國的書你我還怕不會用功麼到課堂裏去幹什麼首春道我們別了這許多年我只當你學問長進了原來倒反退步我們中國人所缺的是自治資格只爲不能自治以至受了數千年的壓制如今世界翻新正該從這自治做起你却一人亂了規則要知你的學問雖好還有中文不通的同學他正待先生教導哩像這樣人人效尤那裏使得仲愚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學堂裏除了錢先生還肯教導學生其餘都是不教的却還情願他不教同學裏切磋琢磨磨倒有點兒長進還有那新近來的教員試問這種教員很很的要弄掉我們賣弄出他那裏自定的學科不是人人知道就是開口便錯有何益處首春道有何憑據怎見得他錯處來仲愚道我要說時你又道我是下訕上了首春道倒未必然仲愚附着首春的耳說了幾棒首春皺眉道教員本就好的難找爲何請着這般的人仲愚冷笑道好的受不來監督的約束這班人只當着是官場求差使一般大人賞飯喫隨你怎樣壓力都受得住最風負石他身上能駝幾千斤之重理因此我們約會了遇着這班先生到堂我們派幾箇人去應酬他的面子罷了好在沒人來理會的首春只是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這麼說來你們這學堂是一盤散沙

不久就要順風颺去的。仲愚道：豈敢。腐敗的事多着哩。首春道：你要曉得開創道學堂的人。廢了許多心力。官商集了多少款子。好容易開得成功。一朝鬧壞了。豈不可惜。況且一處學堂鬧事。在學界裏添了多少阻力。弄得辦學堂的人寒心。我國本來閉塞。正靠着學堂將來還有開通的指望。我們是國民的一分子。就該做各處的主人翁。譬如你在這學堂裏。便是這學堂裏的主人翁。就該勸導同學。感悟辦事的人。大家整頓起來。學生有做學堂主人翁的思想。自然各事依着規則。不授人以口實。將就些的教員。也不能靦顏居你們之上。若照這樣。一箇學堂便是一箇中國的小影子。監督是一條心。教員又是一條心。學生更不必說。同辦事人合教員如讐寇。同學裏面還有許多傾軋嫉妬。要這學堂何用。不但不能增進道德。反是敗壞了本來的性質。要知道德是自己的。學問也自是自己的。人家開了這箇學堂。都只爲培養我們道德起見。誘進自己學問起見。小學堂專靠教員。大中學堂也靠教員。全靠師生有互相討論研究的情誼。卽如外國是按各科程度教的一箇等級。有一箇等級的學業。中國是成童後粗知文義。便人人能自己讀書。除非兜底翻轉。把所有的中文各種。盡按等級編次成科。方有秩序。單照這目前將就的辦法。自然師弟之間。彼此問難。那啓迪工夫。都在活動處。

不在呆呆板板講授處。如今學堂的雜亂。不問可知。其故都由西文。譬如你是年紀大了。中文好。論你的中文。做教員有餘。你却有志西學。不得不學西文。你必然遇着學堂招考。便來報名。你這中文。那有不取上的理。及至進了學堂。你中文的本事。雄視一切。教員也及不來你。然而你的西文工夫甚淺。打在沒班底。還嫌不夠。譬如我是從來學慣西文的。中文不通。論我西文的程度。比你高得許多。在學堂裏。也很體面。不甘在你之下。就要掩飾自己的短處。心裏橫下箇不受人指教的念頭。又聽慣了你許多議論。都是非薄先生的。因此合先生反對起來。弄得他無從施教。有這些牽掣。以致兩誤。教員呢。他安分些。用其所長罷了。他偏掇拾些科學門面的話。要來教你。弄得箇四不像。你道可憐不可憐呢。所以做教員的人。要知學生所短。因而施教。做學生的人。也要知道教員所長。去請教他。自然彼此獲益。學界裏。面本是極有味。的。如今弄得沒趣。還是何人之過。我說大家都有不是。仲愚道。像你這般平心之論。我自然佩服。就恨那執一之見的人。合他話不通。那氣。蹙。纒。難。受。哩。首春道。你照我的話做去。包管整理好這箇學堂。即使教員不得其人。你們這自治資格。已是加人一等了。仲愚點頭稱是。當下便去告假。領了首春徧觀各課堂。二人閒步出去。又遇着了那箇漁翁。首春道。遣人是幹

什麼的。仲愚道。他是監督派的。叫他揀那些散棄的字紙。首春道。好極了。你們監督這般積福。將來只怕要位極人臣。入閣拜相的。記得我們襄陽有兩位先生。一位是極維新的。一位是極守舊的。二人同學。那極維新的。就把報紙來揩屁股。道是化無用爲有用。那極守舊的。見他揩下來的報紙。便不辭污穢。一張張的揀出來。洗淨了。聚在一處焚化。後來兩人都得意了。守舊的做到道臺。維新的只做到縣丞。有人說他本有督撫的命。都只爲這事造孽。閻王拿他罰掉的。幸虧他同學替他積了福。纔能做到縣丞。那守舊的不消說是箇賤命。修到這箇地位。以此看來。你們監督不但自己惜福。還替你們造福。應該感激他纔是哩。仲愚道。你說話也太稀奇。只怕被頑舊的人聽了。還當你言道其實。把你的名譽都鬧壞了。依我說。那維新的也太做假。那守舊的也太做假。都不是由衷的。首春道。這話也錯了。守舊的倒是真心。他只因信得神道太過。所以敬惜字紙。維新的信得社會太過。意思是不這般迎合社會。也沒得出頭日子。一般是利祿薰心罷了。二人談有多時。看看日已西斜。首春欲行。仲愚送出門口。自回首春本合朱鴻儒在京裏認識的。路過他門口。送了一張名片進去。晚間鴻儒回來。見了李首春的名片。問起門丁來。纔知他來看學堂。安儒沒有好好的接待。鴻儒就躡到學堂。找着安

儒道。今天來的一位李主政。他是極有名望的。京裏除了他。懂得學務的很少。因此自王爺貝子以下。都看重他。他來看學堂。你應該好好招接。請他喫了晚飯去纔是。爲何自己不陪他。後來是那箇陪他看課堂的呢。今兒學生上課。還整齊麼。安儒道。我原要陪他。只爲他要找什麼伍學生。我只得叫門丁領了他去。我就上樓照應課堂去了。鴻儒大驚道。你千萬不該叫學生合他見面。把我們學堂裏的內容。通都給他打聽去了。這還了得。安儒嚇得渾身抖戰。道。這便怎處。鴻儒只是搖頭。默默不語。半晌道。我的事都被你鬧壞了。安儒羞媿萬分。只得辨道。他合這伍學生本是舊交。那伍學生要走漏消息時。早經通信與他了。料想學生蒙大哥的栽培。知恩報恩。也不至於此。鴻儒聽他這話。倒回曠作喜道。那伍學生叫伍什麼。在那一班課堂。你去請他來。我要會會。安儒道。使不得。監督這樣尊貴的人。輕易不好合學生見面。要被他們看輕了。徒然添出許多話。說這班年輕人不是好惹的。兄弟是承了大哥的意思。對他們正顏厲色。再也不敢。肯放鬆。因此弟的威名。人人知道。他們心裏雖然恨我。倒還不敢得罪我。哩。鴻儒喜道。你能這樣麼。那正是我一臂之助。只是這伍學生又當別論。他既然認得。闖人就合我們平等。可以請他來談談的。安儒見他兄長定要見這箇學生。只得叫人請去。家人去

了半天。回來稟道。伍少爺在臥室裏面讀西文。要等功課完了。纔能來哩。鴻儒道。他這般用功。可敬可敬。安儒心裏老大不受用。忖道。我大哥的脾氣。忽然改變了。如何又看重起學生來。被他這麼一攪。我們的事。便難辦了。意思要想走開。又恐他兄長獨坐無聊。只在監督室陪着他。鴻儒直坐到九句多鐘。纔見伍仲愚慢慢走來。鴻儒格外優容。起身相迎。細細的問他名號住處。仲愚一一說了。又問他如何認得李首春。仲愚道。那是從前的同學。鴻儒道。你這位貴同學。中西的學問都好。我很敬重他。這麼看來。世兄的學問。一定也不差。我們沒有早些談談。這是我事忙之故。原來年輕人喜的是恭維。仲愚聽朱監督這般恭維他。心裏倒覺舒服。臉上也隨和了。不把主人翁的架子擺出來了。鴻儒問長問短。胡纏一會。忽又問道。今天首春來看過學堂。他說些什麼呢。仲愚窺透了他的隱衷。便道。他說的都好。只是官氣重些。告示貼滿的。鴻儒聽了。頓時變色。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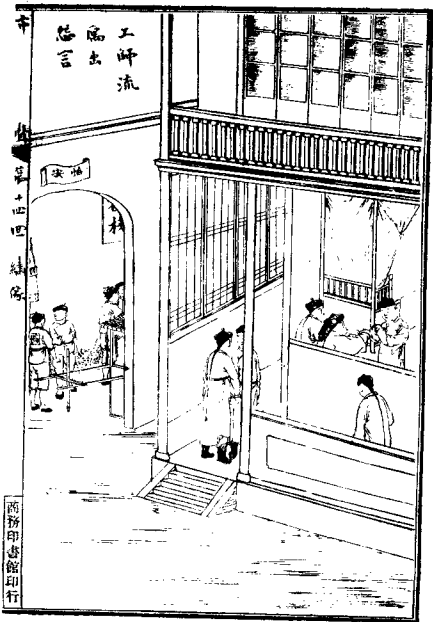
工師流
屬出
忘言

安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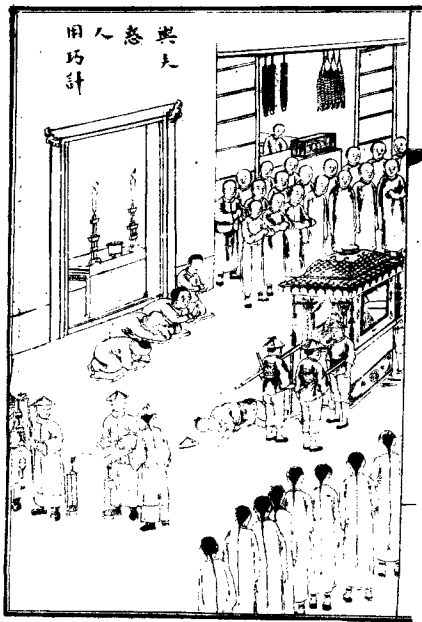
本林

卷十四 四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與夫
恣人
用巧計



姬文

第十四回

工師流寓出怨言

輿夫惑人用巧計

却說劉浩三見漢報上登明樊制臺調署兩江總督十分驚疑。只得向督轅打聽。走到半路。只見一派儀從。簇擁着制臺回轅。心下大喜。忖道。做總督的人。果然威武。怪不得人都說是出京小天子。這樣看來。我國雖說是專制國。却也暗合了貴族政體。只那做官的生成。一種奴隸性質。融合着專制手段。所以把事都弄壞了。一路忖度。慢慢的看着制臺進了轅門。又停留一回。然後身邊掏出名片。求把門的替回要見文案何大老爺。把門的道。何大老爺跟大人閣邊去了。如今雖說回來。還沒上岸哩。再者他即便上岸。也還有許多公事。怕沒工夫會你罷。浩三被他回了箇絕。分明瞧不起自己。急得紅漲了臉。又不敢發作。忍氣問道。他幾時得空會我呢。那門上道。你自找他去。我那裏知道。浩三愈加沒趣。只得趑回寓處。棧主人見他喪氣而回。知道事情不妙。又來催逼房金。浩三道。再遲幾天。我便給你算清。棧主人道。你說制臺回來了。便有法想。如今不是制臺回來了麼。你爲何不去找他。浩三道。制臺雖是回來。他還有許多公事。我去找那

市

聲

第十四回

中國商務印書館印行

文案上的何大老爺。他還沒上岸哩。棧主人道。你到衙門裏去找何大老爺。那裏找得到他呢。除非你認得文案處的路。一直走進去。碰着他自己的管家。還可指望見面。你要在把門的那裏打聽他。萬世也見不着。你想制臺衙門把門的。何等勢利。見你身上穿得破破爛爛的。還肯替你通報麼。外面的世道。都是如此。客人你出來得也太冒失了。浩三被他奚落一場。氣得頓口無言。半晌道。我倒請教你。像我這樣。是永遠見不着何大老爺的了。只怕他來找我。也未可知。棧主人道。那看你們的交情。據我看來。只怕未必。浩三不答。棧主人討不到房金。咕噥着自去。浩三一等三天。不見滄甫來找他。這纔真箇着急。是晚左思右想。一夜沒睡。不料人急計生。忽然想出一條妙計。暗道。這法子用了還不靈驗。只好討飯回家去的了。當時披衣起身。寫了一封信。改來改去。好容易寫完了。去找棧主人。要他想法叫人送進去。棧主人爲着房金。不能不關切。就派了一箇精細的夥計。代他送進制臺衙門。果然這封信。比龍虎山張天師畫的召將符還靈。當日晚間。滄甫親自到棧。合浩三見面。浩三道。我被這位樊制軍。累得好苦。他說用不着我。我倒也別處託鉢去了。他又把我留下。又不見面。又不派我件事兒。弄得我一候幾箇月。天是冷下來了。衣履不備。瑟縮難過。棧房裏欠下許多錢。天天催逼。我在外

洋時也沒受過這麼一天的苦。你若不救我一救。我是要填溝壑的了。潘甫笑道。浩三先生。豈是餓死的人呢。且請放心。我自從把你的本領合雲帥細說一番。他何等仰慕。何等契重。原要請你搬進幕中。偏偏又爲着閩邊耽擱下來。及至回來。又奉署理兩江的上諭。雲帥本來注意兩江。要去整頓一番。那裏的財政寬餘。大可開幾箇製造工廠。請教浩三先生的事多着哩。只是目前公事。猶如蝟毛一般。不但他沒工夫理論到你。連我也沒工夫去談你這樁事。如今我帶了一百塊洋錢在這裏。算我借給你的。你開發了房金。就到南京去候着罷。雲帥大約他三五日內。就要趕赴南京的。浩三道。我也不來上當了。既然蒙你慨借百元。我有了盤纏。就到上海去。我還有幾箇舊朋友。去找着他們。怕沒事幹。不希罕這腐敗官場的事。甯可做外國人的奴隸。罷。潘甫道。也難怪你牢騷。像你這種本事。自該到處爭迎。奈中國官商不喜辦什麼公司。公廠。還只雲帥有點兒意思。要是別的。督撫只怕不理。你浩三道。我原知道。我深悔到外洋去學什麼汽機工藝。倒不如學了法律政治。還有做官的指望哩。但是中國不講究工藝。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將來民窮財盡。勢必至大家做外國人的奴隸牛馬。你想商人賺那幾箇錢。都是賺本國人的。不過販運罷了。怎及得來人家工業發達。製造品多。工

商互相爲用呢。難道中國的官商就悟不到。不肯望大處算計麼。濬甫道。不是悟不到。只爲中國人的性質。是自己願自己的。官商有現成的錢賺。且賺了再說。倘然大張旗鼓。興什麼工業。開什麼工廠。弄得不好。倒折了本。不是兩下沒利麼。浩三道。合衆開辦。斷然有利。不但自己有利。而且全國受了利益。不過利益遲些。他們沒耐性等待罷了。至於那些自己願自己的。總是他的性質。習慣使然。只盼社會改良。這種性質。自然會大家變換的。譬如國家獎工藝。或是優與出身。或是給憑專利。自然學的人多了。就不患沒人精工藝。既有人精了工藝。自然製造出新奇品物。大家爭勝。外洋人都來採辦。起來工人也值錢了。商人也比從前賺得多了。海軍也有餉了。兵船也好造了。在地球上。也要算是強國的了。如今把新政的根原。倒置之腦後。不十分講求。使得嗎。不論別的。單是輪船上駕駛的人。尙須請教外人。難道中國人沒人能駕駛麼。只爲他既是中國人。人人都不信他。怕鬧出亂子來。那就壞了大事的。爲什麼他們外國人。初創輪船之時。敢冒險駛出大洋。這豈是頑的麼。一般也出過亂子。他們不怕。這是什麼道理。卽如氣球初創的時節。坐了上去。死的人也不少。然而外國人還到政府去請。定要上去。政府答應了。他便再上去。視死如歸。中國人見了這種奇險的事。還了得嗎。我說輪船上

駕駛的事。早該叫人學習。考驗他的本事。要能下得去。便可叫他駕駛。這也是商務中第一件要事。總之要變通都變。要學人家。通都學人家。最怕不三不四。抓到了些人家的皮毛。就算是維新了。我這話並不是憤激之談。總算又上了一箇條陳。你得空合雲帥談談。看他意下如何。潘甫道。你話句句都切事理。我也沒得駁回。還望你到南京走一躡。有機會。總合你留心便了。言下就叫跟班把洋錢拿來。跟班的便把兩封五十塊洋錢送上。浩三接了道謝。又道。我在上海耽擱一兩箇月。再來找你。潘甫答應了。急忙辭別。仍回督署辦公事不提。浩三送客回來。便叫棧主人算帳。一會兒。棧主人把帳開好。上樓來道。劉先生。我們失敬了。我原知道劉先生有來歷的。論理不該催討房錢。只因敝棧連年陪本。實在支持不住。只指望來往的客人多。可以撐得住這箇局面。如今人少了。實在不夠開銷。因此長了價。劉先生休得見怪。浩三接帳在手細看。原來比往時多開了二十文一天。浩三笑道。有限的事。我也不值得合你計較。只是以後遇着貧苦的客人。少挖苦幾句。我也見情的了。棧主人滿面通紅。接了錢自去。浩三從容收拾行李。當日可巧有江寬下水船開。浩三上了輪船。四面一望。江天浩淼。不覺添出許多感慨。忖道。這番要不是何潘甫救我的急。幾乎流落武昌。世上的事。真險不過我們中。

國人處的恐懼時代。沒什麼本事可恃的。次日船正開駛。浩三就到頂篷上看那江景。又看一回機器。自己知道造法。也不覺其奇。不到兩日。船泊九江。浩三忖道。我除却棧房開銷。所存不過六七十元。那裏能在上海去久住呢。莫如先到家鄉。還有法想。主意已定。便把行李交代接客的人。上岸住了三元棧。次日趁着小火輪船回到南昌。原來浩三只一位夫人。一箇兒子還小。纔八歲呢。幸虧有箇表兄替他代理家務。田地不多。只數十畝。剛夠家中喫用。浩三出洋多年。一直沒回家鄉。他妻子只當他是死了。也不去管他。過自己的安穩日子。這天浩三回家。他妻子幾乎不認得他了。浩三却還認得妻子。說明來歷。自然夫妻總有感情。他妻楊氏。見丈夫身上穿的那件繭絲綢的棉袍子。倒有了三五箇補釘。知道他不得意。便道。你出去的時節。我怎麼勸過你來。你只不聽。要去學什麼本事。如今呢。你本事學成沒有。浩三道。本事是學成了。只少幾箇知己的貴人扶助。楊氏道。有了本事。原也要貴人扶助的麼。你忘記了從前的話。不是說不肯求人自己要有本事喫飯嗎。浩三道。我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到得家中。我們各事休提。且待我舒息腦筋。再圖別事罷。楊氏笑道。我曉得你厭聽我的話。七八年不回家。自然該休息休息。咳。要不出洋。過過舒服日子。不更好麼。浩三歎口氣道。中國人的意見。

都合你一般。所以沒得振興的日子。只圖自己安逸。那管世事艱難。弄到後來。不是同歸於盡嗎。楊氏道。你有多大本事。管得到世上的事。誰不是圖自己安逸。你想半步街的童伯伯。不是夏布莊上的夥計麼。他趁着管帳先生糊塗。賺着一注錢。如今捐了什麼從九品。到安徽去候補。聽說分道到了蕪湖。當什麼洋務差使。一年倒有二三千銀子。他嫂子滿頭珠翠。身上穿的灰鼠皮襖。湖縐面子。我出門也沒這樣體面的衣服。他只把來家常穿着。童伯伯有什麼本事。只不過夏布店裏的夥計罷了。也會發財。他前天來接家眷去。一隻滿江紅的船。小火輪船拖着。掛着旗子。敲鑼開船。好不威風。你呢。出門這幾年。穿件破棉袍子回來。我只道你沒本事。原來是已學成本事的。尚然如此。你要曉得。中國人是不靠本事喫飯的嗎。比不得外國人。你應該有些後悔了。說得浩三氣。又不是笑。又不是哭。又無謂。只得長歎一聲道。我錯了。我錯了。人家的本事。是在場面上的。我本事是在肚子裏的。他能賺東家的錢。能捐官。能巴結上司。就是他的本事。我這本事不同。却要實實在在的幹去。賺幾文呆進項。有人用我。我也能賺幾千銀子。一年沒人用我。我只好怨命一文錢都賺不到的帶累了。你受苦罷了罷了。好在家裏還有幾十畝田。料來夠你一世喫着。你只算沒有我這箇丈夫。也要過日子哩。楊氏撲哧

一聲的笑了。夫婦二人正在談論。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浩三問什麼事。楊氏趕出去看時。原來是呷啞菩薩出會。轎夫中了迷。在那裏嚼瓦片哩。人都齊集。焚香點燭的禱告。楊氏嚇得面如淡金紙一般。連忙叫女老媽擺上香案。跪拜禱告。浩三不禁暗笑。讓他在轎裏作完了。轎夫醒來。攙着呷啞菩薩過去。楊氏這纔進屋。浩三問道。我在輪船上遇着同鄉人。就曉得呷啞菩薩的會。已被撫臺禁止。不准再出。如何又有了這箇陋俗。楊氏嚇得顫着身軀。忙搖手道。你休得胡說。不知楊氏又說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二十六回

貧富不均與嗟末俗

審天靡定允賴良醫

話說那馬主人要叫我把英吉利國的情形告訴他。我想歷來的事情也很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講得完的。只好揀一兩樁重大的說說罷了。當下便答道。耶穌降生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的時候。我們英國正有亂事。百姓公舉威廉第三做了英國的國王。那時在我們英國的南面。還有一箇法蘭西國。他的國王。名叫路易十四。倚仗他國力很強。橫行霸道。威廉第三便起了大軍去攻他。從此兩國交兵。多少時還不分勝敗。等到我們女王哀痕登了王位。又起兵去攻法國。他聽到這裏。便搶着問道。你們這一回打仗。死傷的有多少人呢。我答道。兩邊的人死傷的大數約有一百萬。城池毀壞了的也有一百多處。戰船沈沒和燒燬的。又有五百多號。他聽了便長歎幾聲道。打仗原是最可怕的事情。爲什麼你們好好的要尋出事來。豈不是自害自嗎。我陪着笑道。打仗的事。實在是免不了的。爲什麼呢。因爲這一國和那一國在一處。必定要競爭。若是不競爭。便免不了要滅亡。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是天演的公例。世界上無論人物。總逃不過

汗漫游

第二十六回

八十四

中國商務印書館印行

的。所以任是那一國。總得講究武備。既講究了武備。就有那些貪得無厭的國王。自己已經有了許多土地。還要併吞鄰國。便生出戰事來。這是一樣也有時候。因為兩國意見不同。就此開仗。這打仗的緣故很多。我一時也說不盡。你就此可以類推了。他聽了。又問道。我看你的牙齒。很不銳利。怎麼能夠咬人。就是咬着人了。也斷咬不死的。你的指爪。是更沒用處。方纔你說打仗死了一百多萬人。這一定是哄騙我的。我定規不信。有這樣的事情。我不覺哈哈大笑道。你可曉得世界上。越文明的人。用的氣力越少。我們打起仗來。並不是用嘴咬手抓的。全是用槍礮和鉛彈火藥各種軍器。所以殺起人來。毫不費力。若是不用軍器。一箇人活巴巴的。怎麼能夠一會兒就打死他。他又道。打仗的事情。我已經聽明白了。從前你說各國。都有法律。那法律究竟是怎麼箇東西呢。我答道。這法律也是一種極大的學問。所以我們國裏有一種人。名叫律師。他們是從小兒就學習這箇。等到年長了。學成了。大家就請他們判斷是非。譬如我有一頭牛。被人搶去。那箇人。定規要說這隻牛是他的。我若是自己爭論不過他。就可以請律師去。和他爭辯。因為那律師是精通法律的。所以他上堂。就可以把官司打贏。把牛爭回來。又譬如兩箇人打官司。那對質的時候。當中有問官。旁邊有多少陪審官。如果兩造都

請了律師。就由律師彼此辯論。那些官員多半也是律師出身的。律例很熟的。所以把案斷錯了冤屈人的地方很少。不過這些律師。雖然法律精通。能夠有別的學問的很少。因為他們見了人。往往十分驕傲。以為自己的本領很大。看不起別人。所以有許多人不願意和他們親近。他們既然沒有朋友切磋。自然格外的孤陋寡聞了。話纔說完。天已快晚。喫了晚飯。又談了幾句閒話。各自安歇。明天早上。他又到我這邊來。說道。咱們談的很有趣。今天還要問你。那律師替人家辦事。究竟有什麼好處呢。我答道。大凡請律師的人家。多半富戶。請了律師辦事。自然要拿錢財。酬謝他的。他連忙問道。錢財是什麼東西呢。我便答道。這箇是你們國裏沒有的。我們國裏古時候的人。要用什麼。總是拿東西調換。把自家所有的。換自己本來沒有的。彼此交易。雖然是十分公平。但是米糧布帛那些東西。拿起來很覺得累贅。所以後來聖人。就想出一箇好法子來。拿金銀錢鈔代貨物。只要有錢。無論什麼東西。都可買得着。現在我們國裏。富的少。窮的多。有一千箇人。其中只有幾箇人是富的。富的富到家資巨萬。窮的窮到無立錐之地。你想這不是很不公平的事麼。并且那些富的。都是分利的人。那些窮的。都是生利的人。窮的男人種田。生出五穀等物。女人紡織。做出綢緞綾羅布疋等物。窮人手裏出產

了這許多東西。供給那些富人應用。自己所得的錢。只夠苦苦的度日。能免凍餓。就是他們的運氣。那些富戶。天天喫好的。穿好的。住好的。還有多少男女婢僕。服侍他們。倘要出門。便騎馬坐車坐轎坐船。沒有一樣事。要他費力的。你想他們滿意不滿意。那裏曉得他們所享的福。都是貧民點點滴滴的心血掙來的。倘然沒有這許多貧民。那些富戶早已餓死了。然而他們那裏想到這一層。所以看待貧民。好像牛馬一箇樣。算起我們通國的出產。却真不少。每年除了本國用度之外。還有贏餘的。可以運到外國。換些什麼煙酒和綾羅綢緞金銀首飾回來。但是這些貨物。貧民只好拿眼睛看看他。總歸沒有錢去買。依然還是富戶享用。那些貧民。喫了多少辛苦。出產多少貨物。到後來。仍舊享不着一分餘利。你想可憐不可憐。那馬主人道。俺這地方倒沒有這些弊病。我答道。這箇自然。你們國裏。大家各自謀生。和人家沒有交涉。所以沒有喫虧便宜的事情。就像煙酒兩樣東西。喫了他流弊很多。我看你們這裏。每天所需的。不過是一點食料。所以大家各自尋食。不必仰仗旁人的。我們國裏的人。却不是這樣。貪欲的心。都比你們大。所需的物件。又比你們多。就算貧民。他一天所需。也有許多東西。就像柴啊。麪包啊。茶啊。菜啊。水啊。還有一切零星物件啊。若說不和別人交易。自己那有這許多工

夫一樣一樣的造去。這一天天怎麼樣過法呢。所以我們國裏開礦取煤做麵包採茶葉種菜。各項有事做的人。把自己用的留下。其餘都賣出去換了錢。又拿錢去換要用的物件。這箇叫做分工。如今無論那一國。都是這樣辦法。就是一箇工廠裏。也有用分工的法子。因為要節省光陰。所以如此。我講了這許多。那馬主人還問道。你肚裏還有什麼。可以講給俺聽聽。我想了一想。就把我做醫生事情。告訴他一番也好。便接口道。我們人類的腦筋最靈。最容易受病。譬如一朝有了病。自己不會醫治。便要請醫生來替他看診。所以這醫生是專門替人看病的。大凡重的病。能夠醫好了。真有回天之功。但是沒有實在本事的醫家。也說不到這句話。我們英國有許多公家設立的醫院。預備那些貧民。得了病。可以到這裏去診視。並不要他們出錢。不然。那些貧民。既沒有錢。一朝得病。請不起醫生。豈不要束手待斃嗎。那馬主人猜疑道。俺這裏的同類。到了臨死的幾天。不過身體乏的很。立不起來。却不知道有什麼病痛。平常俺們的病痛。除了跌打損傷。沒有別的。若說無端生出病來的。却從來沒有見過。難道你們人類和俺們馬類。身體強弱。差得這麼遠嗎。我便道。我們國裏的人。天生來原本沒有一點兒闕陷的。不過其中有箇致病的緣故。待我細細講來。大凡人類的性情。有的肯安分自己保

養身體。有的便不肯安分。或是飲食過度。或是寒暖失宜。都能成病。還有那些不曉得自己保養的。或是深夜不睡。或是飲酒無度。這一種人。更沒有不成病的。再有一種惡病。就是下等妓女身上毒氣。無論那一等人。和他交合了。那人就要生出瘡來。這瘡叫做楊梅毒。生在身上。性命交關。實在是極凶險的。所以上等的人。恐怕受毒。總不敢和那下等妓女來往。還有許多病。是傳子孫的。譬如做父母的。有了這種病。他生下兒子來。也要有這種病的。大凡碰着這樣的病。最難醫治。雖不見得一定不能好。但就是好了。辦起事來。總有些不便。因為他不能十二分用腦力。并且壽也一定是短的。有的病勢太重。連醫生都無法可施。幾天內就要送命。豈不是自作自受。冤枉減了壽數嗎。還有一種極奇怪的病。叫做相思病。譬如一箇人。沒有娶過親的。偶然瞧見了一箇標緻的女子。他便要朝朝暮暮的思想。要去把那箇女子弄來。和他做夫妻。一時不能夠如願。他就悶悶不樂。漸漸慊慊的成了一種病。茶飯少進。喜怒不時。這種病也有輕有重。相思得很一點的。那病一定是重的。相思稍微推撥一點的。病也稍微輕點兒。但凡害了這種病。就是醫生也沒有法子去醫好他。必定要把那箇女子弄來。和他做夫妻。那箇病人纔能夠復原。不然一定要淹纏着長遠不得好。但願青年人。切莫要墮落此途。

纔好。又有時候。有一種病。傳染一國。或是一城。愈傳愈遠。很是可怕。這箇就叫做疫氣。爲什麼有這種病呢。大都這種時疫。多因城市裏污穢屯積。臭氣薰蒸。混合空氣。空氣既然不乾淨。那些住在那裏的人。吸了進去。便釀成病症。你想一箇人。怎麼樣能夠不要呼吸。空氣裏既然有了毒。大家從呼吸裏頭。傳染了過來。那一箇能夠倖免。我還記得當初一千六百六十四年的秋天。正是英王加耳司第二登極的時候。我們京城地方瘟疫大作。每天死的。總有二千多人。加耳司十分着急害怕。過了二十天。死的人數纔漸漸的少了。又隔了多時。疫氣方纔乾淨。京城裏的百姓。已經少了小半。你想這樣的病。可怕不可怕。所以現在我們國裏。無論城市鄉村。總有官員巡查。不許人家堆積各種污穢的東西。恐怕壞氣味傳進了空氣裏頭。又惹出瘟疫的大災來。我剛纔說的這幾種病。都是很利害的。還有許多別的病。我雖然學過幾年醫道。却也不能樣樣記的週全。而且也不是一兩天能夠講得完的。他聽了詫異道。這都是真的嗎。我道。我們國裏。向來最忌的是說謊。況且我和你很相好。那裏肯騙你呢。他聽了。不由得讚歎道。到底你是文明國裏的人。與衆不同。俺如今幸會着你。智識大開。以後常要領教。再沒有什麼疑心的了。我又道。我所曉得的事情。總可以告訴你。你能夠領會。我便十分快

活了。大家說了幾句客氣話。看看天色又晚。喫了晚餐。各自休息。到次日起來。灰馬對我道。俺和你從早到晚。天天這樣閑談。俺却受益。只怕你覺得厭煩。我便道。這也不妨。我向來很喜閒談的精神。又很好。就是每天這樣。也一點兒不覺得喫力。他聽了也不作聲。只對着我呆看了半天。忽然問道。看你這箇樣兒。想必你在你們國裏。定是一箇富貴人家子弟。和那些粗人。大不相同的。我不等他說完。連忙接口道。不是不是。我。在本國。只算得是一箇中等人家。所以我還得出外謀生。他又問道。你既不是富貴人家子弟。你們國裏的那些貴族。到底是怎麼樣的呢。我答道。我們國裏的貴族。到如今成了一種極壞的人了。他們沒有一箇不是恃勢欺人的。雖也有好的。究竟不過百中選一。那平民做工的。是一天辛苦到晚。他們却是一點兒事情也不做。天天總是頑耍。虛度光陰。有時騎馬出去閑遊。踏壞了人家田裏的稻麥。平民要是和他理論。他就放出貴族的面目來。拿勢力壓服平民。所以只有他們行凶。平民總不能和他對抗的。你想這種樣的人。可恨不可恨。這種人從小兒貪安逸。養成了懶惰的性情。就走進了奢華游蕩的邪路。學問一點兒也沒有。時勢也一點兒都不明白。到了年長。他就又走進好色貪花的一條邪路。弄得來身體軟弱。血不華色。這是貴家子弟的通病。到了後來。

稍微有點兒主意的。就坐擁家財。盤剝重利。那沒有主意的。家產蕩盡。自己又沒有謀生的計策。只好倚靠別人。沒有倚靠的人。就和乞丐一般。你想他既沒有學問。又沒有氣力。素來分利的人。弄到了無利可分。便束手待斃。這種人真叫做可憐不足惜的。我們國裏還有一樣極壞的風俗。就是上等人的形狀。和下等人的分別。他們說起來。上等的人應該總是文細的。下等的人應該總是粗蠢的。既然有了這箇風俗。上等的人就是有了氣力。也要裝出一副文弱的模樣來。自己好好的斲喪自己身體。要知道同一樣的人。那一箇不應該身體強健。那一箇不應該氣宇軒昂。那些上等的人。反安心把自己的身子斲喪壞了。豈不孤負了上天生就的一箇好坯子麼。我正要再往下說。看那馬主人已有倦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第二十六回終

苦學生

第一回 觀蟻陣感生黃種 泛鯤瀛心羨青年

夏日炎炎。汗流若雨。危坐斗室中。右持筆。左揮扇。正熱悶到極處的時候。忽見天際。黑雲一片。初自西北隅。迤邐而來。轉瞬間如飛如馳。漸圍漸緊。把箇太陽星。遮得沒絲光線。只聽得人聲嘈雜。都道。要下大雨哩。陡然雷聲驟起。北風怒號。庭心的楊柳樹。被風吹得亂擺亂掃。風過處。猛閃了一道金光。起了一聲霹靂。霎時間大雨如注。就像傾江倒海的直瀉下來。水溝宣洩不及。洶湧上泛。不到一句鐘時。雷聲漸止。雨點漸漸的稀疎細小。少頃雨也止了。涼颼一縷。習習吹來。杞憂子科頭赤足。散步下塔。覺得爽氣撲人。體中十分快暢。便取過一張藤椅。盤膝坐下。披襟當風。恰好家人送過西瓜。用刀剖開。絞了幾碗汁。把那些零星渣滓。拋在塔下。那知東面牆角。有箇蟻穴。先因避雨。羣蟻都歸穴中。此時驟聞瓜香。爭先恐後的擁來尋覓。見左右前後都堆着些瓜渣。不知喫那一處好。一蟻偶然立定了。羣蟻便一擁上前。此爭彼奪。攪做一堆。杞憂子仔細看時。原來是羣黃蟻。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西面牆角。現出一條白線。却不道螞蟻微物。居然也有優劣。只見他十箇螞蟻一排。有箇大白蟻。在前領路。行到分際。結成方陣。居中

一蟻。體質尤巨。像箇大統領。那些領路的白蟻。四圍走動。似會議。又似傳令。一回散開。依舊十蟻一排。百蟻一隊。分趨四隅。頃刻間把滿地瓜渣。分食殆盡。便想來喫黃蟻那塊瓜了。那羣黃蟻。亂闖闖尚在爭食。不想白蟻四面圍來。萬喙齊上。把黃蟻都咬的或死或傷。大半送了性命。只剩一種身細如絲。頭銳如針的黃蟻。見勢危急。退下了幾步。也分行列隊。奮勇衝鋒。直把白蟻逼到西牆。正待擒渠掃穴。忽然白蟻隊裏。來了無數援應。衆寡不敵。黃蟻仍被逼回東牆。杞憂子先但作壁上觀。後來看到黃蟻爲白蟻所逼。萬分危險。此時忽有所觸。便取了一瓢水。裝在機器壺內。用指一捺。似雨點般。從空飛濺。纔把白蟻驚散。自己也回室中。揣想黃白兩種。勝負的原因。恍然大悟。無秩序。無團體。黃蟻之所以負。有秩序。有團體。白蟻之所以勝。秩序與團體。何自而生。生於智識。智識何自而生。生於學問。劣者必亡。優者必存。是萬萬無可解免。萬萬無可希冀的。咳我中國向來以攷据爲學問。各分門戶。出奴入主。爭競了二千年。究竟都講的空理。就實事上講究起來。絲毫無涉。驟然同那些智識高似我的。學問強似我的。爭存競勝。這失敗自然是意中事了。我自受生到今日。少困咕嚕。長困臯比。只知做幾句入股。對幾條空策。高些的。再學兩句詞章。悠悠忽忽了五十年。壯不如人。老之將至。熱誠空抱。

人壽幾何。眼見得沒有什麼長進。好在社會上貢獻了。諸君啊。青年的諸君啊。趁這箇時候。努力猛進。看着我老朽現在的後悔。萬勿如老朽已往的蹉跎。諸君將來得享的幸福。就是中國全體同胞得享的幸福了。杞憂子想到此處。胸頭一根根血管。如沸如裂。正無從自遣。外面送進一張留學界紀事。便就案頭翻閱。忽見一條記的是。

宏文學校支那畢業生黃孫君。爲欲受完全教育。於陽歷七月四號。附美國太平洋郵船前往。君抗志廣識。嫻習英語。殆必受美國學界之歡迎矣。

杞憂子翻覆看了幾遍。平空又把平生僥倖萬一的希望。提到胸頭。想道。二十世紀。殺人滅種的手段。兵戰倒在其次。很不過的。是商戰。是工戰。吸我體內的脂膏。便絕我體外的生命。我同胞萬萬不能不拚死力爭的。只是怎麼能使工人與工人戰。商人與商人戰。這工學商學。是先要研究的。咳。今日的工人商人。那裏明白這些道理。看起這黃君來。算得箇志士。此番去往美國。必能於社會中有些影響。黃君黃君。老朽萬里之外。祝汝安安穩穩。渡過太平洋。祝汝學成而歸。挈大西洋的潮流。製造我中國偉大的國民。黃君黃君。憑何魔力。而使我生妬心。憑何魔力。而使我生羨心。憑何魔力。而使我生歡喜心。天假之年。餘生可待。再經一番耳聞。添一回目覩。更不知要如何快活哩。杞憂

子反反覆覆想了半天。忽然想起中國偌大方里。如許同胞。黃君沒有化億萬身。化億萬舌的能力。只靠一人。能成什麼大業。想到這裏。添了無數煩惱。便又自己安慰自己。道。黃君此番赴美。或者有人同行。也不可。重新把那張紀事。從頭至尾。詳細細細看了一遍。竟找不到第二人。歎口氣。躺在椅上。恍恍惚惚。好像離了斗室。出了大門。風馳電掣。飛過黃海。直出太平洋。追上那隻郵船。看見一箇支那人。雖然裝束樸素。却精采奕奕。氣宇不凡。正站在甲板上高談闊論。旁邊却立着一箇鮮衣華服的中國少年。不知道這兩箇人。是何名姓。下回再述。

苦學生

第二回 破家產求學渡重洋 攝官腔沿途遭白眼

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有隻載重一萬八千噸。速率十八海里。地球至大至速的商輪。陽歷七月四號。午前十二句鐘。在日本橫濱港。開輪出口。是日爲美國獨立節期。船前後滿掛星旗。船上司舟的。岸上送行的美人。高聲唱道。合衆國萬歲。郵船公司萬歲。此唱彼和。煞是熱鬧。頭等、二等、三等、各艙的乘客。大半擠到甲板上。憑欄四顧。只見綠樹青山。遮住了紅牆碧瓦。好風送涼。海波如鏡。一箇箇心曠神怡。高呼稱快。只有一人。吱吱喳喳。自言自語。引得衆人吃吃地笑箇不止。這人自覺惶愧。舉步回艙。發出一種商船上萬想不到之怪聲道。來呵。什麼時候了。怎樣連地都不來掃。難道咱們是不該酒錢的麼。鬧了半天。沒人來睬。越發急得暴跳如雷。混帳王八蛋。隨嘴混罵。恰巧來箇戴頂極粗極陋的草帽。穿身待破未破黑布的衫褲。脚上皮鞋。頭上一排的線痕。像是縫新包。脫帽拱手。問道。先生是北京人麼。尊姓大名。從何處來。到何處去。有何貴幹。那人想了一想。也不回禮。昂然問道。你就是茶房麼。這人微微一笑。說我不是船上的茶房。同先生一樣。也是船上的搭客。那人畧畧有點笑色道。我姓文。單名是箇琳字。北京

在旗。同文館畢業領憑。奉派到美國游學的。說着。面上頗露出得意的樣子。又道。你什麼名姓。做什麼事的。那人微微一笑。我叫黃孫。是在東京宏文學校。畢業領憑。到美國補習高等課程的。原來黃孫湖南湘潭人。家世務農。其父改習商業。在洞庭湖內。販些桐油。南來北往。辛苦十二年。積下五千貫家財。忽犯鼠瘟。三日即死。這時黃孫年才十歲。幸而其母刻苦精細。其兄已經成人。得將家財保住。承夫遺囑。到黃孫十五歲上。送到長沙嶽麓書院肄業。長沙新換的中丞學使。主張新學。提倡宗風。湘人士數千年來。重閉深固。尊己輕人的積習。驟然開通。以不得新智識。不知新學問爲恥。一時紛紛都往外洋求學。黃孫也自書院。回到家中。稟命其母。欲就近先到日本。習些普通。帶學英文。畢業後。再赴美國。來往以八年爲限。其母道。汝父之志。本是望汝讀書。我年未邁。有汝兄汝嫂在。足以自娛。汝欲出洋。我斷不來禁阻。只是八年的學費。必然不輕。汝曾探聽。究竟要多少呢。黃孫道。日本尙輕。美國却是不貸。兒想帶千金去。存在銀行。收些利息。自己一面就學。一面傭工。又可得些傭金。將就混過八年。也好歸國。其母道。汝能讀書。又肯耐苦。我聽了更自喜歡。千金學費。只好賣幾畝田。一兩處房屋來湊。待汝兄歸再商罷。其兄黃伯。恰從鋪中回來。其母將黃孫變產出洋的話。告訴他。黃伯躊躇道。

一城之中。富戶能有幾家。富戶之中。有閑錢置產的。能有幾人。又要急於變賣。這箇受主。恐更不容易找呢。想了一回道。只有北門外。錢新盛藥材行的主人。近來新買的田產不少。明日去問一問。看是如何。當下各自歇息。天明起來。梳洗過。到七句鐘。兄弟兩人。同往藥材行。問主人時。說在家和人算帳。便尋到他家中。一進門來。只聽主人大聲道。三畝田。要收六擔穀。還三擔租。只合十塊洋錢。交過九塊英洋。又錢七百二十九文。尙少二百七十一文。怎好減讓。讓你一人不打緊。別人都要學樣。我的田。只好白送給人種了。黃孫皺一皺眉頭。看主人戴副眼鏡。面前擺副算盤。一張紙。一枝筆。一箇半碎硯臺。低了頭。左手撥珠。右手寫字。嘴裏還爭多嫌少。倒是箇五官並用的。黃伯上前招呼了。主人擡頭。見了黃孫。問道。黃老二。你不在省城讀書麼。幾時回來的。黃伯代將來意說明。主人道。我聽說外國人。動不動。便要害人性命。年紀輕的。合了他的意。便騙你回國。做些謀反叛逆。十惡不赦的事。我們湖南。已死了一百多人。老二。我勸你還是省城去讀書。不要到外國。自尋苦喫。黃孫道。這些事。我自有主意。不消老丈慮得。只請問一聲。有田房出售。老丈願買否。主人道。現在田房價值。一年短似一年。少呢。你不肯多。我銀子不現成。請到別處去罷。黃孫恰待作辭。黃伯早接口道。老丈銀子不現成。別

處更不現成。我們世代交好。只請老丈出箇價。主人道。你們該的低田。至多五塊錢一畝。兩處房屋。不日就要坍倒。我出三百塊洋錢。加三倍的修理。還嫌不彀。這交易。如何做得成呢。黃伯道。老丈出的價。似乎太少了。可有得加麼。主人道。我是望多處說的。如何能加。黃伯道。既如是。且再談罷。主人慌忙攔住道。兩位心上。要多少。纔肯成交。也請說聲。黃孫道。五十畝田。至少要六百元。兩處房屋。也要六百元。主人笑道。黃老二。你欺我老漢了。那有這樣價錢。我索性也說足了。五十畝田。三百五十塊錢。兩處房屋。四百塊錢。一共七百五十塊錢。再要多。就別處去問。黃伯聽了。同黃孫附耳。說了數句。纔對主人道。我們也不多爭。請給八百元的整數。主人道。使得。可是要扣中費的。黃伯不肯。黃孫道。多也讓了。這點點不必多說。主人道。黃老二倒爽快。合我的脾氣。當時一面請老兄。一面請掌櫃。做了中保。一手交契。一手交洋。還是七百五十元。黃孫帶回。替老母留下五十元。自帶七百元。到東京。還剩六百六十元。盡數存在銀行生息。投身會館。清晨夜晚。權充灑掃守門的職司。日中便在學堂。逢星期。又編些書報。荏苒三年。便畢了業。存銀未動。倒變成整千日幣。取張正金銀行的匯票。到橫濱。又買張美國郵船三等艙票。剛從下面上來。聽是本國人。初出國門。不知世事的聲口。纔來招呼。見文琳大模

大樣。自驕自傲的神情。依舊縮身退下。文琳等黃孫走後。又叫幾聲來來。纔見箇中國茶房。指定他的臉道。你要擺架子。回北京去擺。這船上。輪不到你。來來的叫什麼。文琳給搶白了兩句。無明業火。直從湧泉穴。竄上泥丸宮。揪住茶房。恰要相打。被西洋侍者走來。劈臉一掌。跟踉蹌踉。跌到鋪上。躺下。呆了臉。不敢則聲。這夜沒到膳廳。在房中。又羞又氣。一夜不睡。十號這一天。海上起了大風。銀濤壁立。白浪山飛。偌大船身。倏左倏右。倏起倏落。顛播箇不住。文琳連日下肚的東西。平常未慣。胃中不易傳化。再經一日六時的翻側。哇哇吐滿了一牀一地。穢濁之氣。直達戶外。只聽一片聲。僕歎僕歎。喧天沸地價。四圍響應。就見前日的茶房。提把掃帚。開門一望。大聲呵斥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配坐什麼二等艙。真正是我晦氣。一壁廂掃。一壁廂罵。文琳胸口又氣又疼。腦門裏。時昏時暈。一聲兒也不敢回答。

苦學生第二回終